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第一次夺来的机枪

DIYI CI DUOLAI DE JIQIANG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舍己为社的人	定价0.08元	打破常规	定价0.09元
乡邮员的表	" 0.08元	鬧元宵	" 0.08元
一张大字报	" 0.08元	三願意	" 0.08元
是誰創造的	" 0.09元	新小放牛	" 0.08元
三十晚上	" 0.08元	夸师傅	" 0.08元
玉子和鳳琴	" 0.07元	一万块钱	" 0.07元
向1963年跃进	" 0.03元	前哨风雨	" 0.08元
步步登高	" 0.09元	滿天星斗哪顆亮	" 0.08元
在农村扎根	" 0.08元	管理員是誰	" 0.09元
一直向前	" 0.11元	送柑子的人	" 0.08元
紅軍万岁	" 0.07元	嚟嚟的脚步声	" 0.09元
枕头底下的香果	" 0.09元	第一次夺来的机枪	" 0.07元
一步跨过九重天	" 0.09元	夜摸樁子牙	" 0.07元
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	" 0.08元	总路綫的光輝照四方	" 0.09元
农村喜事唱不完	" 0.10元	不能說話的宣传員	" 0.08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第一次夺来的机枪 (革命故事之一)

本社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長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 $\frac{5}{8}$ 字数：9,000 印数：30,000册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T7091·103

定价(5)0.07元

出版者說明

(一) 为了迎接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，我們特編輯、出版了这套学文化补充讀物，作为脫盲后的工农群众学习、閱讀的材料，借以巩固扫盲成果，并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。

(二) 这套讀物上的文章，除了一小部分是邀請作者編写的以外，大部分是从发表在报刊、杂志上的文章中选来的。为了适合讀者的水平，有些地方我們將原文作了一些修改。

(三) 这套讀物的內容，共分：①政治思想教育；②革命故事傳說；③新人新事；④部队生活；⑤自然科学常識；⑥吉林省乡土介紹；⑦通俗文艺；⑧其他等八类，每类又分若干种。根据讀者需要情况，今后將繼續編輯、出版。

(四) 这套讀物，因限于編輯水平及經驗，可能有許多不适合甚至是錯誤的地方。希望广大讀者提出宝貴意見，以便改进。

編 者

1958·7

目 次

楊靖宇將軍和士兵同甘共苦	(1)
楊司令推荞麥	(4)
堅貞不屈的趙一曼	(6)
五官庄四十烈士	(8)
“神兵”	(11)
一個堅強的指導員	(13)
第一次奪來的機槍	趙成東 (15)
患難相助	(17)

楊靖宇將軍和士兵同甘共苦

1935年初冬，日本鬼子對東北人民抗日聯軍某些部隊封鎖較嚴，使軍隊得不到正常的糧食和冬裝。

天愈來愈冷了，並下了幾場小雪，駐在柳河四方頂子山的一軍軍部，有將近一半人完全是穿著夾衣衫，凍



得人們真是很难忍受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楊靖宇司令也穿着一身夾衣服，每次弄来的棉衣，他都指示先分給病号和身体較弱的同志，同志們多次將棉衣讓給他，可是每次都被拒絕了，他說：“我的身体比同志們好，我很抗冻。如果我先穿上了棉衣，同志們还穿夾衣，我的心过不去！”他的这些话，立刻传到了每个同志的耳朵里，大家覺得比得到真正棉衣还要溫暖。个别怕苦的同志也不敢乱講了，有的同志就这样說：“楊司令和我們一样沒有穿棉衣，他能抗得住，我們为什么抗不住呢？”許多干部也学习楊司令，主动把棉衣讓給士兵和下級穿，而下級对上級也很尊重，互相謙讓，誰也不愿意先穿棉衣。

楊司令沒有穿棉衣的事，很快地传到我們地方政府了，在当年我是柳河县副县长，怎能对这事不关心呢？当然我們一直是在动員群众支援部队，可是要使部队的同志都穿上棉衣，也不是一件好办的事，要慢慢来解决。我和县的几个同志一研究，决定托老乡进城去买衣料，立刻赶制一件皮大衣送給楊司令，因为他是一軍之长，冻坏了大家都有責任的。

費了整整四天工夫，皮大衣制成了。我亲自帶着大衣到四方頂子山去見楊靖宇司令。他住在一間很矮的茅

草房內，四面透着風。那時他正與幾個同志坐在一起烤火，身上仍是穿着件半旧的黃色夾衣，手里拿着一本地圖在看。他見我拿着件大衣進去，很高興地問我說：“這件新大衣那兒動員來的，老鄉捨得嗎？”我說：“不瞞着司令同志，我們聽說你還沒有穿上棉衣，連忙托人進城趕制出來的。”他听了以後，接過大衣看了一下，很嚴肅地說：“有做這件衣服的成本，可以做三套或四套棉衣，那就可以解決三四個同志的困難，你們為什麼要特別為我做件大衣呢？我經常和你們說，官兵應一視同仁，一律平等對待，你們這次又違犯了！”他這番話把我說得面紅耳赤。最後只想出了一句話：“楊司令同志，下次我們再不這樣了。”楊司令用兩眼瞅了瞅我，輕輕地說：“你們經常說下次再不這樣了，這是第幾次的下次哪？”楊司令稍停了一會，也許是看到我當時很為難的樣子，不好再批評我了。最後轉為安慰的口氣說：“你回去告訴地方的同志們，你們工作辛苦我們完全知道，革命就是艱苦的事，你們還應從各方面多想辦法給部隊弄棉衣，部隊每個同志的身體比我一個人的要重要多了。”我連忙說了幾個“是”字，再也沒有什麼話敢說，只得不好意思地回到了政府。

後來，據部隊的同志說，那件皮大衣楊靖宇將軍始終沒有穿，讓給一個身體最弱的同志穿了。

楊司令推荞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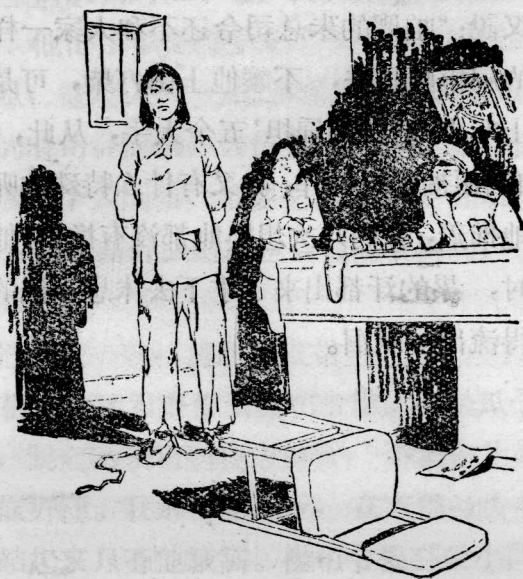
1936年秋天的一个深夜，楊司令还趴在桌上看文件。那天晚上，我們輪班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推荞麦，輪到我的时候，是深夜十二点了。楊司令那时工作刚搞完，他披着件大衣走进磨坊，笑嘻嘻地对我們說：“同志們辛苦了，下面該我的班了吧？”我們怎么能讓楊司令再参加劳动呢！他忙了半夜沒睡覺，不休息是不行的，我們都劝他休息，他說：“休息？推荞麦是每人职责以外的义务，当司令的有司令的事，当传令兵有传令兵的事；推荞麦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，都要吃飯，都要劳动！”我們怎么劝也劝不住，講什么道理也会被他駁倒的，当时真是沒有半点办法！

他把大衣一脫，将腰上皮帶解开了，夺过磨柄就推，我們在旁边只好瞅着楊司令推。他是瓜子脸，身軀很高大，說起話来有些南方口音，不象东北人，但是每句話都能听懂。我那年才15岁，在軍部当传令兵，个子很矮，站起来只齐他腋窩。楊司令很喜爱小同志，他逗

我說：“小刘，推磨大个子占便宜呀，你看我，五步就可以繞一圈。”接着，他数着：“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”真的，五步就繞了一圈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他問我要几步繞一圈，卫队的一个同志說：“司令一步頂小刘两步！”司令听了也笑了，他說：“是呀，我的工作效率比小刘高一倍，小刘快长吧，长高了好推养麦。”当时，我的心情真激动，我們的司令不仅能劳动，而且还那样乐观，我們和他在一起，一点也觉不出他是司令，就象是很平常的同志一样。楊司令一面推，一面說：“咱們現在艰苦一些，将来便可以享福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，我們什么都好了。”他又說：“咱們的朱总司令还不和大家一样嗎？同志們把他的扁担藏起来，不讓他上山打柴，可是，他以后在扁担上写上‘朱德的扁担’五个大字，从此，誰也不敢动了。咱們領袖都这样作，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呢？”他一圈又一圈地推着，我們几次想換他都沒有換成，他足足地推了一小时，累的汗都出来了才下去休息，他的行动把我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。

堅貞不屈的趙一曼

抗日民族女英雄趙一曼，帶着重傷在1936年2月被俘。在哈爾濱日寇警察廳受審時，她推倒了敵人給她準備的椅子，倔強地站在敵人面前。日寇警察廳長審訊半天沒得到什麼，就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你要想想看，你到了什麼地方！”趙一曼笑了笑說：“我知道。既然落在你們



手里，我就沒打算活着出去。”

敌人用皮鞭、棍子打她，她頑强地支持着。不多时昏倒在地上。她甦醒过来，大罵敌人。敌人看她不屈服，又用大把的香火、烧紅的鐵棍触到她身上。把她全身烧的一点好地方都沒有了，眼睛肿了，十个指头滴着血。最后，野兽們往赵一曼身上泼了三桶冷水，把她送进医院。在医院里，赵一曼接連十几天昏迷不醒。死亡每时都在威胁着她的生命。負責看护她的张柏岩医生，費尽了心血，把赵一曼从死亡中搶救过来。

赵一曼的伤漸漸好些，她就躺在床上，向病房里的医生、护士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、小护士韓勇义两个善良的人，在赵一曼的感动和教育下，非常热爱赵一曼，想从她身上找到光明的出路。

敌人为了找到“討伐”抗日联軍的綫索，在她稍好一些时，又把她拉上刑堂。但还是什么也沒有得到。随后又派特务談話，还是沒有得到任何东西。日本人要处决她了，赵一曼在6月28日晚从董宪勋嘴里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第二天晚上趁着風雨，他們三个人从哈尔滨逃出去。他們刚逃出虎口，敌人追上来。赵一曼望着圍上来的日軍，向小韓、董宪勋說：“你們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，

說我花錢雇你們來的。我們去的地方，死也不能說出來。”

敌人把赵一曼抓回去以后，用电刑、鞭子、老虎凳来拷打她，但他們得到的回答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

残暴的敌人，在1936年7月1日用子弹和刺刀杀害了赵一曼。赵一曼在死前，还高声唱着向党向同志們的告別歌。

五官庄四十烈士

1943年11月的最后几天，代理司令員周貫五帶領一个連，准备經過盐山庆云公路边的五官庄，回宁乐边区。

部队到达五官庄已經晚上十点多了，休息一下想天亮再走。天刚亮，一千多敌人，帶着炮、騎兵把他們层层包圍了。在那一望无边的大平原上，周代司令員除帶的近百名战士，可說是“前无救兵，后无援軍。”

在这紧急的情况下，作战股长周云，請求給他留下一个排坚持战斗，讓周代司令員隨部队撤出公路。起初，

周代司令員不同意，他怕留下的这个排伤亡过大。可是不这样又没有别的办法。在周云的再三請求下，周代司令員答应了周云的要求。

二排的火力开始还击了。敌人果然被吸引过来，他們愚蠢地認為八路軍被逼得停下来和他們决斗了。扛着枪的鬼子、伪軍和鬼子的騎兵向二排合圍了。其实周代司令員这时已帶大部人走了。

二排就投入了激战。敌人发现二排人少，企图以絕對优势的兵力誘捕周股长他們。但是，敌人失算了，战士們回答敌人的是更厉害的手榴弹，更狠、更准的射击。敌人組織輪番冲鋒，可是每次得到的是更多的死亡。战士們利用道沟的縱长，拉开了队形还击着四面八方的敌人。道沟的缺口被炸开了，战士們有的負了重伤，有的牺牲了，但是活着的还在射击，更狠、更猛的射击残酷的战斗坚持了五个鐘头，庄严的时刻来到了，战士們随着時間的消逝，活着的越来越少，而更严重的是：弹药沒有了。而敌人还在瘋狂地射击。随着一排枪声，一批敌人又开始从四面圍攏来，他們想活抓勇士，但这是梦想。

副連长张树德喊声：“同志們，冲，报仇的时候了！”他第一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向敌人，接着都冲

上去了，敌人吓呆了，鬼子、伪军一个个随着嚎声倒下。勇士们刺刀戳弯了，就用枪把砸，最后进入了赤手交搏。勇士们的行为，引起了敌人的惊慌，敌人怒吼、嚎叫，命令步兵继续射击。于是勇士和交手的敌人同时停止了呼吸。留下掩护部队撤退的四十二个战士，只有两个在昏迷后脱险归队了，其余的都壮烈牺牲了。

被掩护的部队，这时安全的转移了。这些伟大的战士虽然已经牺牲了，但他们的精神还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。



“神 兵”

有一个时期，白軍管刘志丹的队伍叫“神兵”。那时候紅軍就象和敌人捉迷藏似的，敌人一扑过来，紅軍早就不見了；他刚一轉身，紅軍又繞回来揍他一頓。虽然敌人瘋狂地一心想扑灭紅軍这股火焰，可是因为人民和紅軍就象身子和腦袋一样分不开，这股火倒越烧越旺。

有一次，刘志丹的队伍路过陝北定安县的一个村子，队伍刚一进村，村支部書記就讓阿真到山坡看着点，还囑咐她說：“不用我来囑咐，你大概也知道这事重大，可不准出漏子。”

阿真正在山坡上割草，忽然听見远远有一片沙沙脚步声，她心里一惊，扭头朝小路那边一看，白軍眼看就上来了，回家送信已来不及，怎么办呢？俗話說的好，人急生智，她把镰刀往草里一扔，就拍打着地面大声嚎哭起来：“娃的大呀（丈夫的意思）！你怎么狠心撇下我娘兒們呀，你在黃泉路上也要等我一步呀！……”

她这一嚎哭，村里馬上得到了情况，紅軍立刻就轉

移了。

敌人看見阿真哭哭啼啼，一眼也沒看，神气十足地闖进村了，他們还滿以为能撈一把，这时阿真哭了几声，也装成怕事的样子，抹抹眼泪就回来了。

村里的人老老少少，都圍在大鍋前吃飯（給紅軍准备的），原来他們是怕敌人追問为什么煮这么多飯，到时候不好交代，所以每人都拿了碗来准备吃光，沒想到飯沒吃完敌人已經进村了。

白軍一見这情景，就追問：“你們干嗎，为什么都在一起吃飯？”大伙早有准备地七嘴八舌地說：“我們村里死了人，刚送葬回来呀！”

白軍不管这套，气势汹汹地抓住一个老大爷問：“你們村里不是有紅軍嗎？紅軍到哪去了？快說！”老大爷愁眉苦臉地說：“我們村里死了人才送完葬，她們婆娘們哭哭啼啼，誰看見过紅軍影。”問大伙，大伙都这样說。敌人不甘心，有个当官的喊了一声“搜！”坏蛋們都举起了枪，有些胆小鬼連大步也不敢迈，一步一探地挨門挨戶搜查起来了，其实紅軍早已走出一二十里地了。

一个坚强的指导员

紅軍的一个指导员戴克林，在1936年秋后永昌的一次战斗中負了伤。負伤后和勤务員小吳跟在部队的后面。在进到青海甘肃边境的高台县时，他俩和部队失去了联系。

他們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翻了几座山。中途又遇到两个伤员，他們一同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，进入了原始森林。在森林的周圍是很深的白雪，他們沒有力气前进了，就住在那里。

帶的干粮不几天就吃完了。山上，除了雪以外再也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。他們下山去拣一些紅軍路过时扔的牛皮、羊皮、羊头和羊蹄。他們帶的藥已使完，每天化雪水，用棉袄里的棉花洗伤口，用破布包紮。那里沒有吃的不能久呆，伤口刚見好就下山分头去找部队。

部队到哪去了，誰都不知道。戴克林和小吳爬过敌人的封鎖綫，可是，仍旧沒有打听部队的去向。

希望只有一个了：到延安去。那里离延安有一两千